

IS-12.3
4

泡 沫

(风尚喜剧)

[苏联] 谢尔盖·米哈尔科夫著

栗 周 熊 译

СЕРГЕЙ МИХАЛКОВ

ПЕНА

据苏联《十月》杂志 1975 年第 10 期译出

泡 沫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4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frac{3}{4}$

197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7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2404

定价 0.28 元

是不可思议，还是必然现象？

——评苏修剧本《泡沫》

苏修某科研部门负责人马霍宁，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他在二十五岁时当上了副博士，又过了二十五年，他已是“有地位、有特别薪俸、有学位”的特权阶层人物。他住着一所高级住宅，“全副进口陈设”，摆满了“各式各样来自东方国度的纪念品”，完全过着一种资产阶级新贵的生活。马霍宁似乎应当对自己的生活地位感到满足了；但是不然，他还想往上爬，还想当博士，乃至院士。然而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准备博士论文，于是他便请人捉刀代笔写了一篇，顺利通过答辩，捞得了博士学位。正当他举行家宴欢庆时，不料丑行被揭露，刚刚窃得的学位，就象宴席上酒杯中的泡沫一样消失了。而揭发这一丑行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那当记者的、不明真相的女婿。这一则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就是苏修作家谢·米哈尔科夫的剧本《泡沫》（发表在1975年第10期《十月》杂志上）的简要内容。

从题材看，剧本《泡沫》表现的是苏修当前教育制度的一个侧面。教育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我们通过对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进行观察,可以看到这个国家政治经济的实质。

那么,《泡沫》中描写的苏修高等教育制度是怎样的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十分相似的由副博士、博士等组成的学位制度。博士之上还有院士,而院士“能一直当到死”。学位有高低,待遇也不同。这和我古代孔老二的“学也,禄在其中矣”,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剥削阶级培养精神贵族的手段。剧中主人公马霍宁所孜孜以求的,正是这些卑劣的个人目的。他赤裸裸地说:“再好的条件也不能储存起来。如果不及时利用,就会一去不返。”这就是说,他要抓紧一切机会谋求高官厚禄,为此他不惜弄虚作假,去充当学术骗子。

推行这样一套等级分明的学位制,是当前苏修领导集团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勃列日涅夫说过:“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当前,苏修所有的州委书记和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市委书记都是持有大学毕业证书的“专家”。大学毕业证书和各种学位论文,早已成为进入苏修特权阶层的“敲门砖”。在今日的苏联,提拔干部的标准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优秀品质,也不是革命工作的实践经验,主要

标准之一，就是一纸毕业证书或一份学位论文。这实质上是孔老二所鼓吹的“学而优则仕”的翻版。

剧中主人公马霍宁是一个学术界的官僚，整天忙于给上司送古铜茶炊，搞进口挂历，四处寄送贺年信之类，奔走钻营，吹牛拍马。为了达到当博士、往上爬的目的，他更是绞尽脑汁，施展了各种手段，收买拉拢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人，巴结委员会中的重要人物乌勃雷金教授。乌勃雷金于是给他介绍了一位比较随和的科学博士当评论员。为了收买这位科学博士，马霍宁又把科学博士的侄女安插到自己主管的部门当实验员。经过这样一番活动，马霍宁得意洋洋地说：“我几乎和所有的人都说妥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剩下的问题只是学位论文了。

然而，搞篇学位论文也有办法。在当今苏修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社会里，真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马霍宁需要学位论文，在“教育市场”上居然就有一种名叫“学术服务处”的行业，专门炮制各种论文，议价出售。所谓“学术服务处”里，聚集着一伙“很有办法的年轻人”。剧中出现的这个年轻人姓索洛马。这个姓原词有“干草”的意思。马霍宁就抓住这根“干草”，取得了答辩所需要的学位论文。

“学术服务处”的出现，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样一点：在苏联官僚资产阶级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下，社会上的一切都被变成了商品。对“学术服务处”那些青年“学者”

来说,掌握知识成了一本万利的买卖,成为牟取利润的资本,成为“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索洛马之流“给那些想凭空取得学位的人撰写论文,从中获得特别的酬金”,而马霍宁则利用这份论文取得博士学位,其最终目的也是升官发财。由此可见,在今天的苏联,“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引自《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9页)“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见《共产党宣言》第26页)今天的苏联已是一个彻头彻尾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在教育领域,“学术服务处”一类新行业的产生,正是适应苏修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

人与人之间关系商品化,不仅表现在剧本主人公马霍宁窃取博士学位一事上,还渗透在剧中其他人物的关系中。围着马霍宁指挥棒转的,有一个被他誉为“金不换”的波卢杜什金。他是个“用得着的人”,能量很大,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只要马霍宁需要什么,用来行贿的古铜茶炊、进口书写纸、进出口挂历、卧铺车票,他都能搞到;索洛马的住房问题,他也能解决。而他搞这些东西的手段,完全是“以物易物”式的商品交易。例如,他用“五张枞树票和两个安娜的书”,换来“五份进口或出口的挂历”;用“三张新年电影票”,换来“两条美国肯特牌香烟”

……诸如此类。另一个被称为“没心的人”的柯切夫里亚日涅夫，掌握着分配住房的权力，因为他没有给米什金分配住房，就被米什金的当医生的侄子诊断为“后天性无心脏症”的怪病，吓得他要死。这伙人彼此交往中，充满尔虞我诈，现金交易的特点。如果说，马霍宁窃取学位事已足以表现苏修教育界的资本主义特征，那么，剧本中次要人物的各种表演，则进一步表现出苏修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特征已十分普遍，铜臭气已弥漫一切，无所不在了。

剧本《泡沫》描绘的这幅群丑图，是今天苏修社会生活的现实。不管剧作者米哈尔科夫的主观意图如何，他在《泡沫》中还是暴露了苏修社会的一些问题，暴露了一些矛盾。既然苏修社会现实已堕落到如此地步，剧作者也无法回避。但是，作者毕竟是一个修正主义的辩护士。他在触及到一些社会矛盾后，即刻想加以粉饰，加以美化。为此，他煞费苦心构思了一个讽刺喜剧式的结尾，让马霍宁的丑行由他当记者的女婿糊里糊涂地在报纸上揭露出来，从而使他窃得的学位化为“泡沫”。同时，作者又大声疾呼说，这个故事乃是“不可思议”的，仿佛只是个虚构的笑话。这实在是欺人之谈。必须指出，剧作者这样做是徒劳的。正象剧中人“干草”索洛马帮不了马霍宁一样，剧作者想用上面一些手法掩盖苏修社会矛盾，也只能是枉费心机。

请问，马霍宁之流的丑行，在今日的苏联，当真是“不

可思议”的吗？否！我们手头有一份1974年11月23日的《共青团真理报》，上面就刊载了一个关于“捞钱‘服务处’”的报道。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的干部和学生，组织了一个所谓“学生服务处”的联合组织，专门出售大学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等，按照统一价目表收费。一篇“组织货运和商业工作”的论文，售价九十卢布。顾客多半是大学函授生，在校学生也不在少数。而承包人则是普通班学生中那些以“挣外快”为名的财迷。这个“学生服务处”不正是《泡沫》中“学术服务处”的原型吗？这是见诸报纸的确凿事实，怎能说是“不可思议”的虚构呢？铁的事实无法掩盖，粉饰的手法丝毫也帮不了剧作者的忙。

此外，我们还要指出，剧作者竭力把马霍宁的丑行归之为个人的道德问题，并宣扬这是生活中的暂时现象，象泡沫一样，“有过，但消失了”，这也是骗人的谎话！正如我们上面已指出过的，等级森严的学位制、“学而优则仕”的选拔干部标准，以及无限制地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上一切产品，包括人的劳动力，彻头彻尾商品化，凡此种种，都是苏修叛徒集团自上而下复辟资本主义的根本措施，也是他们这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命根子。而这一切，同时又是产生马霍宁一类新资产阶级分子丑行的根源。根本问题在于社会制度。当前，苏修国内马霍宁一类新资产阶级分子，绝不是象酒杯中

的泡沫一样，“有过，但消失了”；恰恰相反，他们正象人们肌体中的毒瘤一样，不断增长，使苏修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一天天腐烂。要消除这些“泡沫”，要根除毒瘤，只有苏联广大人民起来进行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连根铲除滋生这一切的阶级和社会制度。而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天津重型机械厂工人评论小组

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

一九七六年四月

人 物 表

马霍宁, 帕尔·帕雷奇 一个很有办法的人。

马霍宁娜, 拉依萨·玛尔科芙娜 其妻。仅此而已。

维克托琳娜 他们的女儿。一个无拘无束的姑娘。

艾丽宾娜 维克托琳娜的女友。“可爱的小傻瓜”。

柯切夫里亚日涅夫, 埃基吉·彼得罗维奇 没心的人。

柯切夫里亚日涅娃, 安图阿涅塔·伊万诺芙娜 其妻。

一个自命不凡的女人。

波卢杜什金 用得着的人。

索洛马 厚颜无耻的人。

普罗索夫 老实人。

塔玛拉 女秘书。这已说明全部问题。

故事发生在——尽管这如何不可思议——我们今天。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马霍宁家的餐室。一座木梯通向二层楼。透过栏杆可以看见上边有两扇门：一扇通往主人的房间，另一扇通往维克托琳娜的卧室。有一出口从餐室通向前室和住所的其它部分。餐室里全副进口陈设：餐具橱、餐桌、沙发和其它家具。电话。过多的水晶玻璃器皿。各式各样来自东方国度的纪念品。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子，在一棵经过装饰的新年枞树旁坐着，看样子，在急不可耐地等着什么人。这就是波卢杜什金。他的膝盖上放着一个用厚纸裹着的小包。〕

〔一个冬日的下午。马霍宁娜上。〕

波卢杜什金 （稍顿）拉依萨·玛尔科芙娜！看来，最好还是把这个小包搁下，我得走了。

马霍宁娜 要是不保密的话，告诉我，您带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波卢杜什金 对您还能有什么秘密？茶炊！

马霍宁娜 茶炊？什么样的茶炊？我们要茶炊干什么？

波卢杜什金 这是当家人的事。帕尔·帕雷奇吩咐要搞一只茶炊，我搞来了。找了整整两个星期，总算搞到了。跟您说，这可是只顶呱呱的茶炊！

马霍宁娜 电茶炊？

波卢杜什金 怎么会是电茶炊？要是电茶炊我就不用去找了。只要给供应站挂个电话，我有个朋友在那里工作，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搞到。这可是一只古老的茶炊，还是铜的，您找个试试！可我搞来了。

马霍宁娜 （耸耸肩）我真不明白，帕尔·帕雷奇要这只旧茶炊干什么？真不明白。有点叫人摸不透……

波卢杜什金 他好象是打算送人。他对我说，波卢杜什金，你去给我搞一只古铜茶炊！给你一个月的期限。可我，两个星期就搞来了。我死去的老婆有一个远房亲戚在废品收购站工作。茶炊就是他给我搞来的。后来，我又用牙粉、丝绒和麂皮把它擦了又擦，您看，象太阳那么晃眼！

马霍宁娜 帕尔·帕雷奇的脑瓜子里老是爱出一些怪点子。

波卢杜什金 拉依萨·玛尔科美娜，您这可是冤枉您老头子的脑瓜子了。请原谅我冒昧说几句，他要不是长着这么个脑瓜子，恐怕一辈子也别想有出息，更别想爬到顶上。

马霍宁娜 真是——还爬到顶上呢。

波卢杜什金 您听我说，拉依萨·玛尔科芙娜，您听我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爬到顶上！当然这还不是厄尔布鲁士^① 顶峰，也不是卡兹别克峰，^② 可还是顶峰！有地位，有特别的薪俸，有学位。难道还不算顶峰？有一次，我越过高加索山脊，飞往茨哈尔图博^③。往下一瞧，虽然不是所有的高山都被冰雪覆盖，但你去试试看，看你能登上顶点！保你气都接不上来！

马霍宁娜 就算他到达了顶点，又怎么样？整天就知道替别人瞎忙，替人说情。根本没功夫搞科学研究。他可是搞学术研究起家的。二十五岁就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二十五岁呀！

波卢杜什金 您说，帕尔·帕雷奇替别人办事。是大人物，责任就重呗。要不这又怎么解释，为什么就该选某某人当苏维埃代表呢？既然你有能耐，能救人之急，解人之困，要是有人请求帮忙，为什么不有求必应呢？帕尔·帕雷奇只要拿起话筒，拨个电话号码，谁还敢说半个不字？他了解别人，别人也了解他。当然，这是在一一定的范围内。就是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马霍宁娜 说得有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① 大高加索山最高峰，在格鲁吉亚共和国境内。

② 高加索的山峰。

③ 格鲁吉亚区中心。

波卢杜什金 等着吧，总有一天……当然不会一下子……

〔停顿。马霍宁娜整理枞树上的小玩具。〕

马霍宁娜 波卢杜什金，您给我们搞来的玩意儿还真不赖。搞它两份就好了。怎么我会想不起来呢？

波卢杜什金 一定再给您搞一份，一定！您的要求，我一定记住……（沉默片刻）拉依萨·玛尔科芙娜！我还想问问您……您对树皮鞋有兴趣吗？

马霍宁娜 （莫名其妙）什么样的树皮鞋？

波卢杜什金 树皮鞋就是树皮鞋呗。用树皮编的。有个建筑师可是个巧匠，他用工休时间自己编。一双售价五个卢布。

马霍宁娜 天哪！谁还会去买那玩意儿呢？谁现在还穿树皮鞋？

波卢杜什金 穿是没人穿了，可是有人往墙上挂。现在这可是满时髦的。顺便说说，有个知识分子家里，一下子就向他订了二十四双。两打！他编了整整三个星期。

马霍宁娜 二十四双？都挂到墙上？

波卢杜什金 为什么挂到墙上？他们想出了更妙的办法。用它们来代替便鞋，在进门的地方发给每个客人，象在博物馆里那样，免得他们把擦得锃亮的拼花地板给踩脏了。客人一到，马上就给他的两只脚套

上树皮鞋。于是，他也就只能穿着树皮鞋在住宅里沙沙地走，既保全了地板，也合乎民俗。

马霍宁娜 不，我们还没到这一步。我们墙上没有挂这类纪念品。我们挂的多半都是从印度和非洲带回来的，都是些面具！（手指墙上）

波卢杜什金 我看见了。（沉默片刻）好吧，要是想到要树皮鞋，只要打个招呼，我马上就给办。这个建筑师每双还少要我一个卢布，因为我替他从科斯特罗马州贱价买来椴树皮。（站起来）拉依萨·玛尔科芙娜，我该走了！我还得到一个地方去，怕来不及了。茶炊我就交给您了，帕尔·帕雷奇一定会满意的。还有，请告诉他，我给他搞到了书写纸，放在他办公室了。五包，每包五百页。头等的真正进口货。

马霍宁娜 我们怎么付给您款呢？您跟他本人是怎样谈的？

波卢杜什金 咱们不谈这些，拉依萨·玛尔科芙娜！您不用担心，我们有自己的账。对您丈夫我是到死也感激不尽；《世界文库》丛书是他替我订的，一共两百卷。这两百本我一辈子也读不完，现在还犯愁没地方搁呢！

马霍宁娜 我还真忘记感谢您了。我定做的那套西服上衣和长裤，他们收下了。因为您的关照，才免了排大队。真的，要是没有您，我们能干什么呢？

波卢杜什金 拉依萨·玛尔科芙娜！我就是这样的人！

一个用得着的人^①！

马霍宁娜 您说什么？您是什么人？

波卢杜什金 （天真地）用得着的人。就是说，离不开的人。

拉依萨·玛尔科芙娜，预祝您新年好！还有，正如常言所说的，愿上帝保佑，一切都保持现有水平。现在怎么样，就怎么样！

马霍宁娜 （笑）哎呀，波卢杜什金同志！您可别跟帕尔·帕雷奇这么说！无论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中，他总是在考虑如何超额完成计划。他就不愿意停留在原有水平上。

波卢杜什金 拉依萨·玛尔科芙娜，我这么说……为的是不招灾！要是新的一年还能添点东西，那我真是举双手欢迎！愿您百事顺心，万事如意！（下）

〔送走了波卢杜什金，马霍宁娜又回到餐室。她小心翼翼地打开小包，从里面拿出一只擦得锃亮的铜茶炊。马霍宁上。他已经在前室脱下外衣，走进屋来，双颊冻得通红，手里拎着一只深色的皮包。〕

马霍宁 （在门口）我没坐车，散了一会儿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零下十五度！太冷啦！（看见茶炊）噢——！瞧瞧！那小子还真行！简直是个金不换！

① 俄语 нужник，又意：厕所（俗）。

马霍宁娜 茶炊也象只金茶炊！

马霍宁 （双手转动着茶炊）一只真正的图拉茶炊！要的就是这种！拉尤妮娅，你看怎么样？你喜欢茶炊这个艺术珍品吗？你来看，边上有五个奖牌哩！这是革命前质量的标记！

马霍宁娜 你要干什么，用它来煮茶喝？

马霍宁 不，干什么煮茶？我要它有用处。

马霍宁娜 有什么用处？

马霍宁 你还记得西吉兹蒙德·帕拉莫内奇这个人吗？

马霍宁娜 这是什么人？

马霍宁 去年夏天我还跟你上他别墅去过。他领我们看了他的那块地，我们在游艇上还烤过羊肉串。想起来了吧？

马霍宁娜 那又怎么样？

马霍宁 你看，怎么能“那又怎么样”！他现在开始搜集茶炊。其实，还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大公子，那位研究生。正如人们如今常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hobby^①！每个人都在搜集自己喜爱的东西。而这位老兄就迷上了茶炊。乍一看，没多大意思，不过是一只古铜的旧茶炊罢了！但如果深究其根源，那可真是无价之宝。为什么呢？倒不是茶炊本身宝贵，也

① 英语：癖好、爱好；消遣。